

# 碧血黄花舞秋风

□张家港 张凌云

出差广州,住宿安顿好,朋友说天色尚早,一起出去走走。

深秋的羊城不同于北方,气温还有20多度,街头繁花绿草,一派南国风光。熙来攘往间,前方出现了一道赭黄色的石牌坊,显然是一处历史遗迹,走近细瞧,不禁心中一凛,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与黄花岗会有这样的邂逅。带着一丝仓促,于黄昏之时,走进了这扇黄色拱柱红色铁栏围着的大门。

老实说,进门后,我有一种奇怪的穿越感。这里的陈设布局,非常像我在南京见到的一些画面,也像在武汉、厦门一些纪念馆或公园见过类似的场景。时光在这里留下一道意味深长的破折号,让人从承平已久的现代社会回转,回转到那个遍地峥嵘和硝烟的民国时代。

路边有一条碑廊,上面镌刻着各种题字,如“此心此志”“自由不死”等,苍凉遒劲,从年跋来看,许多已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了。走过碑廊,走过造型独特的纪念亭黄花亭,不多时,来到公园的主体部分,七十二烈士之墓。

南亚热带的阳光照在这组中西结合的宏大建筑上,闪烁出一种奇异之美。当站在由方尖碑、纪功坊、自由女神像等诸多元素叠加的

这座墓园前,我的心情十分平静。平静于终于来到了向七十二先烈致敬的中心,平静于这深秋的夕阳是如此温暖,周围的环境是如此和谐,让逝去的和活着的,都能有一个内心得到安宁的地方。

墓后面是一座碑亭,矗立着一块字迹漫漶不清的石碑,大意是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记,即起义的经过及后事。一行人正有些不明就里,面前出现了一位老人。

老人两鬓斑白,衣着朴素,不待我们发问,他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起义失败后,烈士遗骸由他家族人收殓,一些纪念物也由他家族人捐建,不仅如此,中山先生早年进行革命,所需经费他家族人也多有捐赠,包括民国建立后,家族中有多人在政府及军中担任要职,另有其他人士经商行医,就连抗战时,还有三位族人毅然奔赴前线,其中两位壮烈牺牲。

老人语速很快,又讲着广东味很浓的普通话,听不太懂,倘是不耐烦,或是心存疑虑,大可不予理睬或一走了之,但从他的语气中,从他如数家珍的陈述和随意引用的各种人名和历史遗址中,我们听出满满的自豪。

实在惭愧,我对那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算了解,于是问老人姓什

么。老人回答姓简。印象中,南洋烟草公司的简氏兄弟曾资助过革命,而收殓烈士遗骸的潘达微又曾供职南洋烟草,或许他是简氏兄弟后人。我们又问老人,既然您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,又是名人后代,公园管理处何不聘请您为顾问,专事重大任务讲解。老人笑答,管理处是有这个想法,但他不愿意,他就想做一名普通的志愿者,把他所知道的、想说的讲给每一位来这里的人听。

告别老人,我们向东边走去。那里有一片空旷的绿地,绿地里种着几棵不大的松树,附有牌匾标注,孙中山手植纪念树。老人又走过来解释,他说中山先生当年亲手种植的树已经不存,这四棵小树是他的后人复种下去的,代表中山先生的遗泽。

我看到绿地后面有几棵开着黄花的树,忽然心中一动。虽然知道黄花岗原名红花岗,但此情此景,还有比这更契合的么?便问老人那是什么花,老人也不了解,于是我用流行的识花软件拍照辨认,得知花叫黄槐决明。

决明子明目,这黄槐决明自然也能擦亮眼睛。黄花岗上这些端庄大方、萃萃不群的黄色花朵,照亮的是一条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路,路上,点点闪耀着丹心碧血。

## 如果柚子会说话

□湖南长沙 彭晃

水果摊该是每座城市相通的风景。在街角,在路旁,永远都有最鲜活的颜色,明亮的让人心底生出一层一层的希望。难怪有人说,其实水果也是会说话的。西瓜说着清凉,橙子说着温暖,苹果说着平安,樱桃说着可爱。而我最爱的柚子,说团圆也说吉祥。

仲秋前后,是吃柚子的最佳时节。因着柚子的外形浑圆,便有了团圆之意,也算是秋季最应景的水果。周末回家,母亲就会念叨,“柚”和“佑”同音,吃柚子可以庇佑吉祥。这样的话我年年听,以前觉得厌烦,现在才悟到了母亲的那一层深意,便总是乐呵呵地回应,是啊是啊,所以要多吃点。

对柚子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小学课本上那篇叫《苦柚》的文章。那时小镇上还买不到这种水

果,因这篇文章,还一度以为柚子是苦的。而那个卖苦柚的小女孩香甜香甜的笑容和品德,让记忆里的柚子一直散发着神圣而美好的光芒。后来离开小镇去外地读书,每次路过水果摊就忍不住会买回来一个。暖黄色厚厚的柔软外壳,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。

剥柚子皮真是件很惬意的事情,拿水果刀先轻轻地切开几条缝,然后顺着刀缝一点点地掰开,去掉外面那层厚实的外壳,果皮与果肉之间还有一道白色的海绵层,大瓣的果肉被包裹在最里层。这样一层层剥开,就像爱人给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礼物,有着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娇羞和惊喜。藏在最里层的果肉,粒粒轻盈饱满、晶莹剔透,放入口中,酸甜可口而又清香醇厚。剥完之后,指尖便留有清新

而好闻的香气,芳香浓郁。常常把剥好了的柚子皮储存在冰箱里,每次打开都会有清香的味道抚摸嗅觉,让人心旷神怡。

还有,当你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“柠檬柚子茶”或者“蜂蜜柚子茶”时,会不会也和我一样,被它好听的名字和好看的颜色吸引住,然后情不自禁地放进购物车呢?甚至某一天心血来潮,你还可以自己在家乐此不疲制作一罐柚子茶。那种小乐趣,真是美翻了。

相比其他的水果,柚子是最内敛最不张扬的。就连清香,也是淡淡的,不浓烈,不热情。可就是这样的一种水果,吃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着迷。

如果柚子会说话,它也许最能告诉你,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。当然前提是,你要有经得起推敲的内在。

## 四喇叭录音机

□太仓 陈卫卫

1980年代初期,谁家里要是有一台四喇叭录音机,绝对是一件风光的事。

当年,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紧赶时髦的小伙子,理个周润发式的“大背头”,戴副麦克·哈里斯的“蛤蟆镜”,穿条“喇叭裤”,手里拎着一台四喇叭录音机,一路走一路播放邓丽君的歌在街上招摇过市。这副装束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最酷炫的。

四喇叭录音机,也就是便携式盒带录音机,人们一般都以喇叭的多少来衡量它的档次。砖头样的单喇叭属于最次一档,能够辨出立体声的两喇叭就高级一点,而两个声道各有一只高音和低音喇叭的四喇叭录音机,由于能够产生明显的高低音和立体声效果,才算是真正上档次的。

录音机之所以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,因为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,这些人手里的四喇叭,基本上都是托亲戚从港台那边带进来的。所以,谁有录音机也就是有海外关系的象征,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十分吃香的。

我的表哥没有海外关系,但他却是我们镇上最早拥有四喇叭的人之一,他的那台四喇叭,是一位邻居从广东带回来的。表哥的那位邻居是当厂长的,经常去广东出差,有一回就带了一台“三洋”牌的四喇叭回来,说是“水货”,要五百多元。在那时候,五百多元差不多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全年的工资。收入不算很高的表哥,还是抵挡不住四喇叭的诱惑,在那位邻居再一次去广东出差前,表哥咬咬牙拿出了多年的积蓄,托他帮助带回

一台四喇叭。一个星期以后,表哥终于拿到了心仪已久的四喇叭。

从此以后,表哥家里的人气旺极了,每天都像闹新房一样地高朋满座。表哥的各路朋友刚吃过晚饭,就邀三带四地纷纷聚到表哥家里,泡上茶,点上烟,再往小板凳上一坐,有滋有味地听起了四喇叭。表哥手里只有两盒邓丽君和张帝的磁带,却被翻来覆去地播放,可大家依然百听不厌。因为像《甜蜜蜜》《又见炊烟》这样旋律优美的歌曲,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,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播放三遍以上,才肯依依不舍地离去。弄得我舅妈笑眯眯地直嘀咕:家里真是赛过了茶馆。

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,录音机就这样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,它定格了那个时代的历史,更镌刻着一段质朴而温暖的记忆。

## 与时间约会

□无锡 田园

清晨的梁溪河被两岸青翠的垂柳簇拥着,美丽而静谧。

在隐秀路和虹桥路之间,梁溪河畔南侧健步道旁,有几处相连的荷花池,池水与梁溪河水相通。夏秋时节,池旁小桥亭榭掩映在苍翠的桃柳之间,池内荷花婷婷,荷叶随风摇曳,实是垂钓养性的好去处。

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常常来到这里,固定的时间,早晨大约五点半到八点;固定的位置,一个在小桥西侧,一个在小桥东侧;固定的渔具,同样手持三米五长的碳素钓竿。两人一样认真,不允许别人在旁说话,神情专注,眼睛始终不离鱼漂。两位老者都是事业单位的退休工人,衣食无忧,并不指望以钓到的鱼谋生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我发现两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离开时对收获的处理方式。东侧的老者不管钓到的鱼是大是小、是多是少,都会在走之前把鱼倒进梁溪河中放生。西侧的老者则与大多数人一样,会把钓到的鱼带回家去。

钓鱼不为鱼,桥东侧老人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趁着老人把两条钓到的鲫鱼放生的时间,我凑过去问道:“老伯,好不容易钓上来的鱼为何放掉啊?多可惜!”

老人很和蔼,笑眯眯地看着我反问道:“你说呢?”

“是不是因为河水不干净,鱼

不能吃?”我还是好奇。

“不是,你看经过治理的水好多了,鱼都是好的,能吃!我嘛,只是养成了习惯,每天五点半到八点就像与时间的约会,属于我以钓养心的时间。我不关注能不能钓到鱼,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颐养性情,开心就好!”

好一个与时间的约会,老人的话把我带入了沉思:钓鱼的如果是我,能与老人一样做到空手而归与满载而归时一样,都保持开开心心吗?能把到手的鱼儿放归河中吗?

“其实,能不能钓到鱼、钓多少鱼,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,譬如水温、风向、游人池塘里鱼的数量等等,这些并不是我能够决定的,所以我又何必去纠结能不能钓到鱼、钓多少鱼这个结果呢。我要做的是专注于钓鱼的过程,充分享受过程的乐趣。”老人娓娓道来。

我明白过来:原来,老人钓的不是鱼,而是心情,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内在的处事境界,我肃然起敬!

由此我想到,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其实与老人钓鱼一样,结果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,譬如地位、升迁、荣誉、财富等等,如果专注于此,反而会被结果所累,往往徒增烦恼,甚至误入歧途。如果像老人一样专注于与时间的约会,认认真真把当下的事情做好,美好的结果其实已经与你天天相伴了!

## 生祠的祈愿

□泰州 王轲

“栀栀花,朵朵开,老百姓最爱岳元帅;初一月半都烧香,国泰民安没灾害。”一个雨后初霁的午后,我走在了江苏靖江生祠镇的大街上,耳边传来的声声民谣,让我仿佛找到了自己“精忠报国”的根和“怒发冲冠”的“胎记”。

南宋建炎四年,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将要从扬子江边的马驮沙南行,他把跟随他而来的中原百姓安置在负江阻海、襟越衡吴的靖江马驮沙这片土地。在这里安家落户、繁衍生息的百姓感念岳飞,就为他修建了生祠,这座祠堂是全国唯一一座在岳飞生前就建成的祠堂。

走进团河边这座宋式风格、敦重庄严的庙宇,我仿佛听到,这屋檐下的每一滴水,都滴落出了宋时的马蹄声。武穆鄂王仍一手捧着兵书,一手抚摸着大宋江山社稷,那书写精忠报国的一腔赤胆忠心,天地永存,血浸大地,泪煮云天。

岳飞生祠旁,有间小小的屋子,屋后有丛竹林守望。前屋里有一台纺织机,靠墙处有一张床,床上古老的雕花被麻布帐帘遮盖住,被褥上的蓝印花清晰可辨,它应该是在为屋子的主人守候着那个曾经的清贫岁月。

“机器革命”“土纱救国”,我隐约感觉到了刘国钧,这个屋子的主人,现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子,和旁边香火鼎盛的岳飞生祠的关联。

刘国钧故居内香樟树郁葱

葱,高枝触檐,两株白玉兰生长茂盛,树冠直指苍穹。东侧“国钧堂”中的刘国钧先生汉白玉雕坐像,慈眉善目,温和友善,正眺望着他终生思念热爱的故土。

将军殿埭,牌楼埭,十一方埭,朱家坝埭,行走在生祠镇,我感受到了生祠镇的每一个页面字里行间都有深藏典故的乡愁,暖暖的遗风吹拂着,阳光温馨明媚,江水聆听梦寐,天空悠远。

这里有风雨如晦的岁月,这里有如泣如诉的故事。感悟那热血男儿的激荡情怀;凭栏处,潇潇雨歇,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;谛听这位智者报国之志的传奇:莫说平生建树空,卅年事业万人功。

如今生祠镇刘国钧中学、生祠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,就在岳飞的生祠和刘国钧故居旁长大,他们听着岳飞和生祠的渊源故事,就像童年时的刘国钧一样,在偌大的祠堂里跳田、玩耍、捉迷藏,在青石板、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蹦蹦跳跳……

当然,现今的孩子们还会在刘国钧故居里学认“问我平生少时苦,一生学费钱八百”的条幅,在敬修堂的客厅里朗读“人老心不老,永远跟党跑”的字联,还会听到刘国钧先生三修岳飞生祠的故事,还会一起合诵、吟唱《满江红》。

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的祈愿:生祠在,岳飞就不死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37 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